



中国电视剧
三十年
优秀剧作丛书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电视剧
三十年
优秀剧作丛书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编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ISBN 978-7-02-008353-4

I. ①贫… II. ①刘…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850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91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353-4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自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于1980年拍摄并播出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产业已培育了巨大的市场,观众达七八亿人,居世界第一;电视剧制作成为热门行业。据中国广电总局公布的数字,获得拍摄许可的电视剧集,近些年来均达到年一万四千集,投入资金五十亿左右。基于我国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一、本丛书立足于这三十余年间产生的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以剧作的文学性、文本的可读性为主要标准,兼顾艺术制作、演员表演、观众收视率及各种题材类型(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等),精心遴选了十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此作为近三十年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一道微缩景观。这将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拟继续收入特色鲜明、价值卓著的新作。

二、无论是否认同“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剧本作为影视作品基础和灵魂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从它的题材类型、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到一个经典镜头的处理,都对行业具有借鉴意义和实际可操作性。本丛书的推出将有助于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进一步细致品味与分析构成一部优秀剧作的诸多细节。

三、本丛书既为电视剧制作行业进行了一次极为粗线条的整理和总结;也可为忠实的电视剧观众提供收藏和深度阅读所用;更期望丛书的出版能对为数不少的职业编剧和将要进入编剧行业的青年人从剧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及情节诸方面提供一个学习的参考范本。

十部剧作相对于三十余年间的数千部电视剧作品真的是沧海一粟,而艺术标准的见仁见智亦难避免。恳请广大电视专业工作者及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1年10月



第一集

1. [内景 张大民的家 夏日]

张大妈在外屋擦冰箱，擦钟表，擦亡夫的相框。钟表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分。从她这里可以看到在厨房炒菜的张大雨和切菜的张大雪，还可以看到在屋里埋头温习功课的张大国。屋子狭窄，陈设简陋，却非常整洁。炒菜的声音很响。

张大雨(大声):妈!几点了?

母亲:还差半个钟头……来得及。

张大雨(冲张大雪):你愣着干吗?还不快宰了它!

张大雪:我、我……姐,还是你来吧。

她拎着菜刀,胆怯地看着在大盆里游来游去的鲤鱼。

张大雨(冲里屋):大国!帮帮大雪,把它宰了。

张大国迷迷瞪瞪走过来,接了菜刀,东张西望。

张大国:宰谁?宰谁?

他差点儿踩到鱼盆里,吓了自己一跳。

张大雨:宰你!眼睛呢?

张大国清醒了,指着鲤鱼,看看大雪,看看大雨。

张大国:是它么?肯定是它?你们都离远一点儿,瞧我的。

鲤鱼脱手,在厨房里乱蹦。母亲用洗菜盆端着七八个老式的玻璃杯,一边躲闪,一边摇头。张大国像抓兔子一样抓那条鱼,大雪使劲向后躲。大雨没耽误炒菜,伸出一只脚,把鱼踩住了。

张大雨:我让你蹦……我拿花生油炸你!

母亲:拿几张晚报垫上,别弄得哪儿都是鳞……刚收拾干净……老五!看刀,别切了手指头。老四,你胆儿小,别管了,去屋里把桌子支上,把凳子擦擦。(走出厨房,从小院里回过头来)老二!炒木耳别忘了搁盐。听见了吗?

张大雨(画外音):不放心,您自己来!

母亲愣了一下,推开小院的门,走出去。

2. [外景 大杂院]

张大妈在迷宫般的过道里左弯右拐,来到大杂院的“广场”。面积不大,中间竖着半人高的水泥垛子,垛子中间伸出个大号的水龙头。这里是四通八达之所,挨着院门,可以看见门外的胡同和胡同对面的公共厕所。李大妈正在洗萝卜,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跟张大妈相比,这是个有点儿娇气的性格非常外露的老太太。

张大妈:洗萝卜呢?

李大妈:我不洗谁洗。

张大妈:老李呢?

李大妈:胡同口下棋去了……哎,大姐,一大早就出出进进的,你忙什么呢?

张大妈(不太想说):家里要来客了。

李大妈:外地的?

张大妈:不是……(索性说了)是大民的女朋友。

李大妈:他女朋友不是吹了吗?

张大妈:又搞了一个。谈仨月了。

李大妈:呆会儿我得扒你们家玻璃上好好看看。人儿漂亮吗?

张大妈:大民让我看过相片……还行。

李大妈:看相片没用,得看人儿。

张大妈:脸上不缺东西就齐了。

李大妈:脸上倒不缺东西,缺心眼儿您也受不了呀!

张大妈:那倒是……(转移话题)听人说你们二丫头搞了个美国人?

李大妈(笑):美国人?美国人的脚趾甲!

张大妈:那是日本人?

李大妈:日本人?日本人的后脑勺儿!

张大妈:到底是哪国人呀?

李大妈(又笑):哪国人都不是……上海人!她们毛巾厂的助理工程师,下个月去美国留学,(喜形于色)他有个亲叔在美国。说定了,不是明年就是后年,把我们云芳也接去……

张大妈:我没说错吧,早晚全是美国人了。

李大妈:那我就是美国人的妈了。

张大妈:何止啊,您还是美国人的丈母娘呢!

两个老太太乐不可支。李大妈起身,哎哟了一声。



张大妈：乐大发了，把腰给闪了？

李大妈（呻吟）：腰不行，腿也不行了……整宿整宿睡不着，吃东西也不香，看见老李有气，一个人呆着老想掉眼泪。你说我这是怎么了？

张大妈：闹更年期呢。

李大妈（一愣）：二十年前早闹过了……有闹二回的吗？

张大妈：有。

她端起洗好的茶杯，转身离去。

李大妈：真有？

张大妈：以前没有，到你这儿就有了。

李大妈（醒悟，把萝卜根朝张大妈扔了过去）：我就知道你跟我逗呢！哎，老姐姐，我们家明天刷房，大民要没事，过来搭把手……

张大妈：把我儿子当你儿子使唤，不行。

李大妈：让你也闹二回！

张大妈：你一人儿闹吧……

张大妈一路笑着，钻进了过道。李大妈捶着腰，发现李大爷拎着一口袋棋子儿从大门外走过来，脸上的笑容立刻不见了。

李大妈：嘿！

李大爷吓了一跳，差点儿坐地上。

李大妈：端萝卜！

李大爷乖乖地端起萝卜，愁眉苦脸。

李大爷：炮也架上了，马也支上了，他的车还是过来了，我就不明白……

李大妈（指指萝卜）：问它，让它告诉你。

李大爷恍恍惚惚地看着老伴儿。

李大妈：还下棋呢，洗脸盆都比你聪明。

李大妈押着李大爷，像押着俘虏一样，钻进了另一条小过道。

3. [内景 张大民的家]

桌上摆好了饭菜。那条鱼张着大嘴，身上撒满了葱花。一家人坐下来等客。大雪不停地擦玻璃杯。大雨不停地看挂钟，十二点十五分。大国一边看书，一边在菜盘上嗅来嗅去，趁母亲不备，拈一根葱丝扔进嘴里，继续看书。大雪把一只玻璃杯对着窗户，寻找杯沿的裂口儿。

大雨:是那个破的吧?扔了算了。

母亲:别扔。

大雨:上回把我嘴都扎破了。

母亲(拿过杯子):做了个记号,以后归我使。

大雨:您的嘴也是嘴。

母亲:我不怕扎。

大雨:扎了照样流血。

母亲(没好气):我没长眼睛吗?我不会使好的那边?非得咬玻璃茬子?!

母亲也看了看挂钟。她显然是为客人的迟到生气,与玻璃杯无关。这时候,院子里传来动静,一家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朝门口张望。张大军领着一个浓妆艳抹,阴阳怪气的姑娘走进门槛。大家噓了口气,彼此失望地看了看,相继坐下了。姑娘东看看,西看看,似乎对家境的窘迫感到震惊。张大军兴高采烈,为心不在焉的双方热情地做着介绍。

大军:这是我的女朋友,柳柳,柳树的柳。柳柳,这是我妈,在居委会工作,管胡同里的卫生。这是我姐,张大雨,在肉联厂上班,在车间洗肠子(柳柳耸耸鼻梁)……猪肠子。这是我妹妹,张大雪,中专毕业,在九院妇产科当助产士,你以后生孩子找她。这是我弟弟,张大国,今年考大学没考上,明年准能考上,我们家数他聪明。(指相片)这是我爸,早死了。他在暖瓶厂烧锅炉……那年冬天……

大雨(忍无可忍):张大军!少说两句行不行?

母亲:说吧说吧,不说我把他当哑巴卖喽!老三,你接着说。

大军(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妈,我哥呢?(对女友)我大哥叫张大民,在暖瓶厂上班。你知道暖瓶壶是怎么做的吗?我大哥……(打了半截手势,停住,倾听)来了,来了,他来了!

院外传来张大民与人打招呼的声音。大家再一次站起来,充满期待地看着门口。

张大民(画外音):……不上班,明儿也不上,倒休了。您看着我高兴,我看着您更高兴,得,回头见!(换了温柔的口吻)进来进来,看台阶……小心门,别夹着你。跟我来,别不好意思,来来来,害什么臊呀,真是的,再这么着,我可不高兴了啊。这就对了,来吧……

张大民笑容可掬地走进门来。除了柳柳,一屋人满脸堆笑,等着,等着,没动静。



大民(回头):你看你看,又来了,穷滋扭!

母亲(微笑):大民,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大民(训斥):少跟我来劲,让你进来你就进来!我就不信……

张大民出人意料地掰走盘子里的鱼头。一只白色的波斯猫懒洋洋地出现在门口。他用鱼头喂猫,摸小猫的脊梁。

大民:吃完了替我搜搜铺底下,啐哩儿啐哩儿,老有东西半夜出来溜达……哎、哎!

猫叼着鱼头就跑掉了。一家人脾气好的很沮丧,脾气不好的都瞪着他,恨不能吃了他。他谦虚笑着,看见了外人。

大民:这位是……

大军:她是我女朋友,柳柳,柳树的柳。柳柳,这就是我哥……

大民(与姑娘握手):欢迎,欢迎。你来得很是时候,正赶上吃饭,坐下来……一块吃吧。

大民刚想坐下来,让母亲给喝住了。

母亲:人呢?

大民:谁呀?

大雨(高声):你说谁呀!

母亲:你答应领回来的人呢?

大民:我让她回家了。

大雪(轻声):……怎么了?

大民(天衣无缝):她爸病了。她硬要来,我死活不让她来。我说你爸挺重要的,你别管他……我把她轰回去陪她爸爸去了。她差点哭喽,我说你先别哭,你爸的病不是还有治呢么……

不等他说完,大家已经陆续坐下,闷头吃起来。鸦雀无声,有气,也饿了。张大民绕着众人走了半圈,找不着落座的地方。

大民:我也没吃饭呢。

没人理他。他发现柳柳吃相不好,老夹鱼。

大民(微笑):柳柳,多吃鱼,鱼比别的菜好吃。(话中带刺儿)慢点儿,别让鱼刺扎了嗓子眼儿。

他盛了一碗饭,站着从众人的头上夹菜吃。柳柳叼着烟,在身上四处找火。

大民(更酸了):柳柳,我妈哮喘,你抽烟她上不来气。我平时都在院子里抽。

咱俩把凳子拿上,我陪你在房檐底下抽得了……

柳柳(解嘲):……木耳盐搁多了。

这是她进门后第一次说话,嗓音粗粗的像老爷们儿。大国捂着嘴,怕喷饭。

大民:是搁多了,听着都不对劲了。

大国噗一声,喷在自己碗里。大雨把母亲的杯子递给姑娘。

大雨:可能搁双份儿了,喝点儿茶。

喝了没几口,姑娘放下杯子,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军使劲儿拦她。

大民:大雨,你往茶里搁盐了?(冲姑娘)茶叶里有沙子,硌着牙了?哟!见血了……大雨,拿纸去。手纸在枕头底下,多撕点儿……

柳柳(冲着大军咆哮):你贫,他比你还贫!

张大军追到门口。

柳柳:站住!别送我,你送我跟你急!

张大军还想追,被恢复常态的张大民喝住。

大民:大军,你回来!这是谁呀?从哪个瓜子壳里蹦出来的?

大军:……上礼拜认识的。

大民:她连吃饭都没学会,你认识她干吗?

大军:我不想让她来。我知道她想蹭我一顿饭。我哪敢进饭馆呀!点个醋溜白菜我还能对付,万一点个红烧虾仁怎么办?

大民:以后别什么人都往家里带!看把妈气的,脸都白了。

母亲:别说她了,先说你!

大民:我怎么了?

母亲:她爸爸什么病?

大民(面不改色):小病。

母亲:小病,干吗不来?还没过门儿呢就涮我?

大民:真是小病。她爸爸上茅房撒尿,啪叽,右脚踩尿池子里,把脚脖子给崴了。出了茅房,咣当,撞电线杆子上了,脑门子上磕这么大一个包。捂着脑袋过马路,咔嚓,一辆自行车……

一家人静静地看着他,似乎意识到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母亲:……你在外边偷偷喝酒了?

大民:就一两。

母亲:说实话,到底怎么了?



大民：……这酒后劲儿还挺大，不行不行，我头晕。大雪走开点儿……

他顺势哼哼叽叽地躺在床上。他是真的来了醉意，掩饰不住了。此时，贺小同拎着一把儿香蕉进屋，满面愧疚地朝众人点头。她是张大民的徒弟，头发很短，像个假小子。

母亲：小同来了，进来坐。

小同：大妈好，大姐好……（朝张大民走过去）师傅，你别往心里去，这事儿是我表姐不好，她对不起你。她跟你吹了迟早得后悔……我妈都跟她急了。我给你买了几根香蕉。

张大民挤眉弄眼，暗示无效，索性继续躺在床上哼哼。

母亲：小同，你表姐是怎么说的？

小同：她说……她说不想跟我师傅谈了。

母亲：她说是为了什么了吗？

小同：……我妈接的电话。

母亲：没关系，说吧。她嫌我们大民哪一条了？

小同：她嫌我师傅……

母亲：说吧，说吧。

小同：她嫌他胖！

张大民扑棱一下从床上蹦下来。

大民：头天见面我就这么胖，胖了仨月了。今儿眼神儿好，瞧出胖来了！

小同：她说一上街人家老瞧你，她难为情。

大民刚要躺下，又蹦起来。

大民：我还说人家瞧她呢！（打手势）下巴上带钩儿，没长胡子撅得都跟卓别林似的，长几根毛就成山羊了。人家不瞧她瞧谁呀！

小同：师傅，吃根香蕉。

大民：不吃，吃胖了你赔得起吗？回家告诉你妈，让你妈告诉你表姐，让她以后搞对象跟别人脸对脸说话，一张嘴就跟舌头底下藏着一条下水道似的。她足足熏了我三个月，得亏没把我熏瘦了，熏瘦了我还得让她赔呢！（向外推小同）你现在就走，跟你妈说去……

小同：我知道她口臭。可是，师傅，你听我慢慢说……

大民：跟你表姐慢慢说去……走，走！

小同：我知道你自尊心受不了。可是你想开一点儿，吃根香蕉吧！大妈，再

见。

贺小同被推到外面去了。静了半天。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

母亲：李大妈让你帮她们家刷房子。

大民：真的？

他从铺底下翻出排笔和套袖就往外走。

母亲：是明天。

张大民在门口难堪地站住了，很不好意思。张大雨撇着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其他的弟弟妹妹对他的失恋深表同情，都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大民：妈，人家嫌我，不单是因为胖吧？

没有人回答他。

4. [内景 李大妈的家]

里外间。外面那间小，自己盖的，厨房兼门厅。里面的屋子大，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还有沙发。家具上盖了报纸。张大民站在梯子上刷顶棚。李大爷为他扶着梯子。李大妈戴着浴帽出出进进，毫无章法地忙着。

李大爷：刷匀点儿。

大民：您放心，刷不匀，您把梯子从我脚下撤了。

李大爷：这儿再来两遍……（着急，指指画画）这儿！不是那儿！是这儿！

大民：别着急。您血压高，万一咕咚一声躺地上，这儿没治，哪儿都没治了！

李大爷：小子你就咒我吧。

大民：哪儿敢咒您呀，我吓唬您呢。

李大爷：吓唬我？血压低我都不怕，我还怕血压高！

李大妈：大民，别听他的。自打云芳给他买了个血压表，你看他忙的，一天自己给自己量十好几遍，快合一个钟头一遍了。还添毛病了，有事没事老嚷嚷头晕，一让他刷碗，嘿，他晕了！

大民（笑）：李大爷，有这事？

李大爷：你听她呢！那儿再补一刷子……那儿！

外面传来李云芳清脆的笑声。她蝴蝶一样飞进来，未婚夫徐万君彬彬有礼地跟着她。李大爷和李大妈换了一副样子，像见了大人物一样笑着，慌乱地掀开沙发上盖的报纸。

李大妈：云芳，小徐上家来，你也不先打个招呼，看家里乱的。让人笑话……



徐万君:没关系,没关系(先用手摸摸沙发上有没有土),完全没有关系。

李云芳:顺路。妈,护照下来了,机票也定了。(兴奋地拍了大民一下)大民,辛苦啦!

大民: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徐万君不知道该不该跟张大民握手。张大民主动伸出手去,却让李大爷拦住了。

李大爷:你手上尽是大白。梯子碍事,搬出去。先把外边的顶棚刷了。排笔得挨着刷,力气使匀,别深一道浅一道的,听见没有?

张大民不说话,笑着。他刚刚把梯子搬到外间,李大爷就把里屋的门关上了。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李云芳与徐万君亲昵地靠在沙发上,两个老人却站着,像热情而谦卑的仆人。张大民非常失落。他爬上梯子,刷了几下就垂下头来,想看清屋里的情景。垂得太低,梯子失去平衡,他赶紧伸出一只脚抵在墙上,大白浆子溅了一下巴。李大爷从门缝里探出头来。

李大爷:怎么回事?演杂技呢?

大民:您的血压表呢?

李大爷:干吗?

大民:我……我的血压有点儿不对劲了。

5. [外景 大杂院]

张大民用水桶接自来水。

邮递员(画外音):信!报哩!李云芳……拿戳儿哩!

李云芳慌慌张张地绕过水龙头,差点儿让高跟鞋崴了脚。她撕开挂号信,靠在大门洞里读起信来,一边读一边露出温馨的微笑。张大民一直表情复杂地看着她。

大民:嘿!傻不傻呀?嘿!说你呢……

云芳抬头醒悟,挺不好意思。

大民:回家偷偷捂被窝儿里乐去,站当街乐什么哪?

云芳(笑):我爱在哪儿乐,管得着吗?

大民:骑自行车的都看你。

云芳:看我干吗?

大民:挺漂亮的大姑娘,弱智!

云芳:我让你贫!(用手擦自来水)你才弱智呢!

大民(用手挡脸):别、别!你弱智,我大脑炎后遗症,这可以了吧……得了得了,水凉着呢!

云芳罢手,洗脸,洗后脖梗,仍沉浸在兴奋喜悦的情绪之中。张大民替她把水龙头关小点儿,盯着她毛茸茸的后脖梗发呆,几乎控制不住想上去摸一把。

大民:小时候,你脖子没这么粗。

云芳:废话。

大民:写封信还挂号,都写什么见不得人的了?

云芳(情不自禁):他拿到奖学金了。

大民:我说你乐什么呢。他把美元给你寄回来了,是不是?

云芳:德行。没法儿跟你说话。

大民:那边好是好,就是没工作,念多少书也白搭。

云芳(得意):他一去就有工作。

大民:给人刷盘子吧?

云芳(一愣):你怎么知道?

大民:这事瞒不过我。去十个中国人,得有九个半给人刷盘子。没黑日没白天的,惨了去了!

云芳:我看刷盘子也没什么不好。

大民:不一定吧?你看我,虽说没什么大出息,可是我犯不着给外国人刷盘子。我在家里都不刷。

云芳:您这出息还小呀?以后你老婆让你刷,看你刷不刷!

大民:不刷。别走,跟你说件正经的。

云芳(笑):你还有正经的?又憋坏呢。

大民:是这么回事。你那位徐先生要样儿有样儿,要才有才,就有一样不好。那天他上你们家眼睛老盯着一个地方,显得挺没教养的。

云芳:他盯哪儿了?

大民:他老盯着你妈和你爸的……后边。

云芳:后边就是后边,还用说吗?想想你自己后边,有什么值得看的?

云芳(吃不准,笑):你肯定又憋坏呢。

大民:你妈的大裤衩是粉毛巾缝的,你爸的大裤衩是绿毛巾缝的……你有一条大裤衩是花毛巾缝的,有两年多没见你穿了。这都没什么。我就是不认识你们



家,一看也知道起码有三个人在毛巾厂上班。不发奖金,老发毛巾,这事不赖你们家任何一个人。我要是毛巾厂的,就用花格子毛巾做套西装,整天穿着上班,看看厂领导高兴不高兴。

云芳:刚从澡堂子出来,忘记换浴巾了,谁看了都高兴。

大民:领导肯定不高兴。他们不高兴,我就用白毛巾做一套白大褂,大夫穿的那种……我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走来走去,看看最后谁给谁做手术!

云芳:该给你的舌头做手术,让你贫。

大民: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你们一家子披一身儿毛巾在屋里坐着,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上了街,或者家里来了外人,还是应该注意影响。缝裤衩的时候应该把字儿缝起来。每个屁股蛋儿都印着一行“光华毛巾厂”,好像你们家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带着工作证一样,不雅观……

云芳:张大民,你坏透了。

大民:没说完呢……徐先生直勾勾地盯着你妈的后边,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犯坏呢!其实有什么呀?我知道他眼神儿不好,眼镜片上全是圈圈……我琢磨他看不清那几个字,想看清楚,没别的意思。一不小心就显得没教养了。这事怪你妈。

云芳(笑着离去):不理你了。

大民:让你妈拆了改改……我话没完呢,哎,云芳!你鞋跟儿太高了……真的!晚报都登了,穿高跟鞋驼背,你小心点儿。哪儿你驼背背去美国,一下飞机徐先生就得晕过去。

云芳:不听,不听!

云芳遗了满过道的笑声。大民歪着脑袋,直到看不见她的背影为止。古三儿不知何时出现在他的背后,跟他一块儿看。

古三儿:看腰呢……还是看腿呢?

大民(看古三儿的后身):看中间呢!

古三儿:看她就得了,你看我干吗?

大民:没看够。

古三儿:有完没完?

大民:昨天还在呢,今天怎么就没了。

古三儿(莫名其妙):什么呀?

大民(大声):尾巴!

说完拎着水桶扬长而去。

6. [内景 李大妈的家 夜]

李云芳在缝纫机前拆改毛巾短裤。

李大妈:好好的,你拆它干吗?

云芳:闲得慌,拆着玩儿。

李大爷:怎么拆了,怎么给我“砸”上。衣服倒不少,就它穿着舒服。

李大妈:我倒不图它舒服。结实!还便宜。

李云芳把毛巾上的厂标掩好,用缝纫机,突然哧哧笑起来,怎么也忍不住,索性大笑,使劲捂着肚子。

李大妈:丫头,笑什么呢?

李大爷:别理她,吃错药了。

李云芳笑够了,趴在桌子上,看着徐万君的相框出神儿。男人含情脉脉的样子令人动情,她贴近他,发出幸福的叹息。

7. [内景 保温瓶厂冲压车间 秋日]

张大民和贺小同蹲在墙根端着饭盒吃饭,不时交换各自带的饭菜。

贺小同:你的炒雪里红真地道,你妹妹炒的?还是大妈炒的?

大民:大雨炒的。

小同:她看着挺凶的,不好惹吧?

大民:没事儿谁惹她呀!

小同:我……我有个表姐脾气挺好的,特温柔。

大民:你有多少个表姐呀?

小同:我妈有俩姐姐,俩妹妹。我大姨有仨闺女,我二姨……

大民:打住,打住!什么也别说了,好好吃饭。

小同:我表姐……

大民:别跟我提“表姐”两个字。你一提表姐,我血压高。

小同:师傅,我知道你受了点儿刺激。可是……

大民:你知道个屁。

小同:我看你最近老没情绪,干活儿老发呆……

大民:我害单相思呢。

小同:师傅,你老这么五迷三道儿的,非憋出病来不可。



大民(被缠得无可奈何):依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就没病了?

小同:你要么见见我的表姐……要么……

大民:怎么着?

小同:要么……就见见我的表哥。

大民(愣住了):我见你表哥干吗?

小同:我表哥是大夫,去年辞职了,开了个心理咨询中心,特火。我妈把工资丢了,一开始老偷偷哭,后来不哭了,老做梦捡钱包,睡一觉能捡好几个,睡醒了就翻箱倒柜乱找,弄得我爸爸都快跟我妈离婚了。可你猜怎么着?我表哥把我妈叫到咨询中心……

大民:给你妈俩大嘴巴?

小同:……谈……谈了半个小时……

大民:钱包就找着了?

小同:我妈……我妈就笑着出来了,再也不做捡钱包的梦了。

大民:一辈子捡不着钱包,好不容易在梦里捡俩,还让你表哥给搅了。你妈真惨!

小同:你是我师傅,打我一进厂就对我不错。换了别人,我管得着么?让女人蹬了活该,受刺激活该,谁让他自己不招人待见呢……

大民:……这话我爱听。

小同意识到失言,有点儿慌,大民却意味深长地笑了。

8. [外景 大杂院]

张大民下班归来,发现“广场”一角聚了很多人,把过道都堵严了。隐隐约约传来李大妈的哭声和李彩芳的哀求声。古三儿站在人群里,幸灾乐祸地笑着。

李大妈(画外音):云芳,云芳……(哭泣)

李彩芳(画外音):云芳,别这样,听姐姐的,别这样,姐姐求你了……

传来瓷器破裂的声音和掀翻桌子的声音。

李大妈(画外音):天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张大民非常紧张,想钻进去看,又怕看,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他伏在水龙头上,灌了一肚子凉水。刘大爷拍了拍他的肩膀。

刘大爷:打小儿我就教育你,别喝凉水……不怕拉稀?

大民:刘大爷,云芳她们家出什么事了?